

90后零姿态

我看见 夏天 在毁灭

徐畅
——著

小时代的大传奇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我看见 夏天 在毁灭

徐
畅
——
著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看见夏天在毁灭/徐畅著;—上海:
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6

ISBN 978-7-208-13652-6

I. ①我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
集-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39056 号

出品人 邵 敏
责任编辑 崔 琛
封面装帧 钟 颖



我看见夏天在毁灭
徐 畅 著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shsjwr.com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 1/32
印 张 7.25
字 数 96900
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13652-6/I·1501
定 价 28.00 元

目 录
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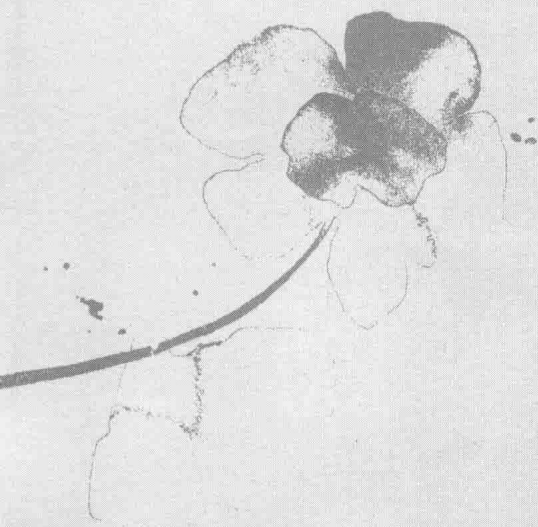
没有掌纹的人 / 1

粉红色的子夜 / 8

我看见夏天在毁灭 / 15

一声不吭 / 28

你去过天堂村吗? / 34



麦克白 / 4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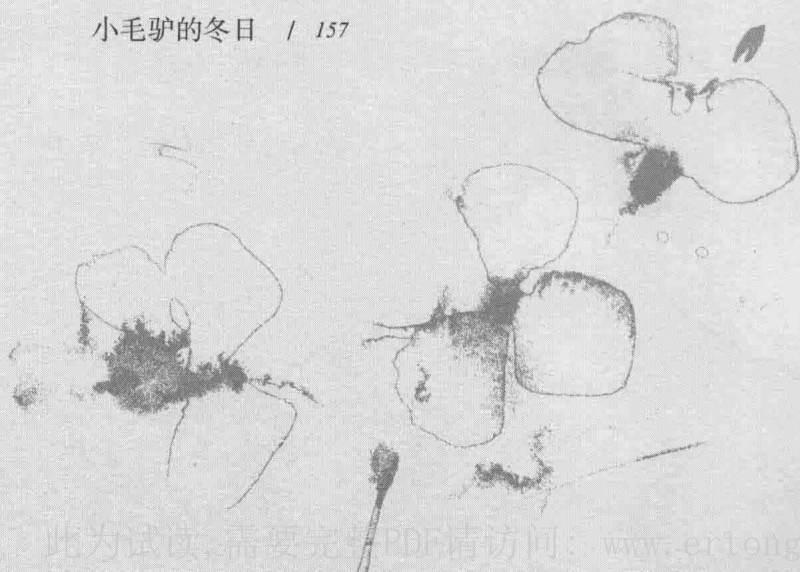
失落的雪山 / 59

珠穆朗玛峰上的魔方 / 79

烟，还是…… / 89

即将逝去的洛丽塔 / 94

小毛驴的冬日 / 157



没有 掌纹的人

浴室下班后，我就去了徐老爹的剃头铺，正巧建仔也在那里，他跟我吹嘘他在五月花玩了个水很大的囡儿。徐老爹在帆布条上钢了剃刀，说五月花哪有什么好货，他兄弟徐二狗在县里日弄的才算得上花魁。徐老爹一谈起兄弟徐二狗就没完没了。建仔示意我先剃，并说他随便甚时回去，老婆都不会骂。我朝他皮鞋啐了口吐沫，这狗东西分明是骂我吃软饭。我坐上转椅不理他，徐老爹给我系了围布。

你可晓得我兄弟徐二狗扛过枪？徐老爹问。

上回你讲过了。我说。

他也会剃头，李集街上没人剃得过他。徐老爹说。

说第三遍了。我说。

老爹，你是老年痴呆还是怎的？这铺子是开不了了。建仔也说。

看我这烂记性，过到下辈子去了。他说。

你弟兄那么多事，都讲尽了？建仔说。

哪能讲尽？徐老爹说，七天七宿也讲不到头。

老爹，你今天不讲个好故事，我就不剃了，闷头你看呢？建仔问我。我吐过口水算是报了仇，我不生他气。是的，我也不剃了。我说。

怎说打就是闹的。徐老爹急了，赶紧在我耳郭边剪去一撮，那我给你们讲徐二狗剃头的事情。老爹说。建仔站起来要走，老爹不紧不慢补了一句，这回剃头，剃掉的可是人的皮。对面落地镜子里：建仔愣住了，徐老爹得意地掸去我肩头的发茬。建仔坐回条凳，徐老爹开讲了。

徐二狗剃头真是剃绝了，他剃得最好的还是光

头。那一瓢秃顶就跟木匠刨过似得，滑溜溜的，一根茬也没有。（建仔不屑地哼哼鼻子。）得亏这手艺救了他一命，1938年还是1939年，日本人开到李集街，围住一街人通通枪毙了，不管大人小孩，就留了一个婊子和我兄弟。你们都是新李集人，真正的李集人都叫日本人杀光了。（徐老爹换了电推子沾了机油。）我兄弟给日本人剃头，剃十个给一口干饭吃。整个剃了三天，两个排的人都剃完了，七十多个人，（徐老爹不撒推子，偷左手捏起三根指头。）一个不漏。他就站在街心，日本兵排队挨个上来，也是这般转椅。但是剃完当天晚上，日本人就反剪了二狗子，塞进麻袋扎了口。扔到卡车上，不吃不喝运了两天。等他醒了爬出麻袋，四周摇摇晃晃，他自视已死，可未见无常和阎王，只有一口玻璃圆窗，窗外黑咕隆咚，他贴住玻璃才晓得，外面是没有尽头的海水。他在船舱里饿了四天，屎尿就屙拉在眼前，到了第五天，有人扔下两根老过劲的玉米，他没命啃，焐焐就咽，门牙都掰掉了一颗。第六天，有人撒消毒液提桶洗了船舱，还搬下来座椅，座椅

边镶了根铁柱，铁柱吊着三五根铁链。日本人喂二狗吃饱饭，给了他一把剃刀和一小桶浑液。小桶沉得要命。（徐老爹关了电推子回头望了一眼建仔。）

桶里是甚东西？恁沉？建仔问。

这哪能猜到。徐老爹继续说。

日本兵带了翻译跟二狗子讲清楚事儿就出去了，往后每天都有日本兵押人进来，来人坐上座椅，铁链锁住手脚，脖子绑在铁柱上。日本兵双双摁住来人，二狗子手持剃刀给他们剃头，一律光头。剃完头你们可晓得？（徐老爹换了剃刀，别在手心。）打眉心往上两寸处，一刀划下，直抵后脑，留一指长血口，扒开头皮，提起小桶灌进去，这一步可是技术活，灌快了会溢出，灌得慢了人就死了。不快不慢才能剥下一张完整的活人皮。

活人皮？建仔倒抽一口冷风，我心里也一沉。

那东西毒着哩，水银，桶里装的是水银，水银灌进去，流经皮肉处，皮和肉就分了，待到水银流满了全身，每个脚丫、每个指头都渗足了，人就跟一件挂在身上的汗衫没两样，而且这会儿，人还

没死。最紧要处就在这里，站一旁的士兵要不在这时抓住人的手脚，那整张人皮就全毁了，一旦抓实了，皮里的人一挣脱，头皮上的口子就大了，蹴溜一下，人难耐地从皮里窜出来，在船舱里赤条条地疯跑两圈才倒头死了。（徐老爹撑开我发皱的头皮，一条条刮下去，那轻细的滋滋声听得我毛骨悚然。）就像这样，一天一个，一天一个。半个月下来，徐二狗子就疯了，等到夜里没人，他拿剃刀一刀刀划破手心，剥多少人，划多少刀，口子都是整齐的半寸长。二狗子死的时候，两只手都划花了，一道一道，跟织毛线似的，掌心的纹都没了。（徐老爹收回手，取海绵擦了我的脖子，解下围布。）

老爹，你胡诌呢，人皮不管吃不管喝，剥那惨人的干甚？建仔说。

你晓得甚事？徐老爹睥睨他，做皮鞋、灯罩，还有沙发。鬼晓得还做了些甚。

建仔换了我，故事讲完了，徐老爹给建仔梳了头不说一句话，我推门而出，晚风咻地扑进来，建仔打了个响亮的喷嚏。

你怎的了？建仔说。我回头看去，徐老爹捂住拇指，疼得脸皱成了抹布，鲜血滴滴往下落，好似没拧紧的水龙头。

喷嚏打猛了，剃刀划着手了，刀口多锋啊。建仔向我解释。我掏出一团卫生纸递给徐老爹，他揭开一层卫生纸摁住伤口。他新伤底下衬着密密麻麻的小伤疤，指头丫指尖虎口一处没落，鳞状的小伤疤刻得整整齐齐，满满一手。我推搡建仔，建仔惊恐地骂了句脏话，徐老爹这才反应过来，他缩回手藏进后背。建仔抢过他的另一只手，手上是同样惨不忍睹的疤痕，仿佛这双手是绞肉机里绞过，又一针针缝合的。徐老爹夺回另一只手，躲避我们的目光。

老爹，二狗子是你谄的吧？建仔问。

怎的没有，有。徐老爹哆嗦嘴唇，是个血胎，生下来就扔狗圈了，日他娘的，还是我自个儿扔的，我还不到十岁。

你怎逃出来的？他们不会留你活口的，那些狗日的，对不？建仔问。

逃什么？谁留……徐老爹说。

船上，你讲的船上。建仔说。徐老爹变了脸色，脸皮恶狠狠地皱着，他一脚踢倒转椅前的镜子，玻璃摔得稀里哗啦一片。都滚，今几个不剃了。他喷口水，连踢带踹把我们赶出铺子，他日娘到老子地骂着，还朝我们吐口水，这回徐老爹是真的老年痴呆了。他匆忙地在门板上别了铜锁就回家了。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，也没在他的铺子里剃过头。

冬至那天，建仔来浴室泡澡，我给他搓背没收钱。我们在休息处抽烟，他说徐老爹死了。我心头一阴，问怎死的， he说是割手腕放血的，口子是整齐的半寸长，送到火葬场，身体都干成了炸虾。我默默点头，似乎他的剃刀又在我头顶一寸寸往下刮，我一口气猛吸掉半截烟。

粉红色的 子夜

夜越陷越深，风在空中没有方向地死磕，人要是站在屋外，一分钟内能换十来个发型。

老徐爹圈起四季鹅，蹲靠在墙边吃了半碗山芋稀饭，就了中午吃剩的一个半馒头，他甚至还洗了热水脚。他髁部以下的部位暖和起来，像在血液里灌了几碗温水。他躺在旧藤椅上，身体松散了，各个生锈的关节像拿螺丝刀卸了下来。

他丝毫没有睡意，或者说他对床产生了敬畏，即使是冬天里那温暖、火融融的被窝。像其他老年

人一样，他担心躺上床后就再也爬不起来。每天夜里，他只睡上三四个小时，而这短短的睡觉任务，是在大钟敲响十二下之后的。他习惯把睡觉当成一种任务，生活中的很多事情，他都会当成需要完成的任务。活着，也是一种任务，活着就是为了不死掉，为了不叫火葬场的灵车拖走，为了不叫人扒光衣服推进火炉里。这几年，他活着的任务更加艰巨，他怀疑自己快没有力气完成这项任务了。

徐老爹从藤椅里缓慢爬起来，等骨头组装好之后，他才直直站起。他打开电视和DVD机，从被褥底下摸出塑料袋，塑料袋里装着几张碟片，他借着电视的荧光看清上面写着“ネイキッ”（全裸）。他年轻时见过这种文字。每当火爆的太阳晒干灌溉的渠水时，他就会想起见到日本人的情景。他戴着草帽，站在淤泥里扒小渠引水，大路上来了一队人，大旗上的红太阳跟头顶上的一样热腾、刺眼。两个日本兵反剪绑了他。他和几个村里人被日本兵带走，每天扛着半膘猪肉要走五十里土路。有那么几次，他想，要是没在无锡跳河逃了，现在会是个啥样？

那一晚可够人受的，都腊月了，在水里扑腾了四五个小时，天拂晓才敢爬上岸。

光碟封面上端坐着一位少妇，穿着超短裙，衬衫耷拉着，露出两个圆包。她高跷着大腿，拖鞋夹在脚趾间。徐老爹用手指摸摸那条大腿，那大腿白皙得像在面粉上撒了一层白盐，抬高的脚几乎伸出了光碟，凑到他的眼前，他能闻到脚上红色指甲油的焗油味。按理说，当年日本人绑了他，他是恨日本人的，但此刻他竟迷恋着眼前的日本少妇。她坐在凳子上挪动髋部，还把手指衔进嘴里，头发打乱，伸手玩弄徐老爹稀疏的胡碴子。

他的女人也喜欢侍弄他的胡碴子，那时他的胡须抓在手里像一把干稻草，又硬又粗。那个女人刚十九岁，第一次兴奋的时候，紧紧攥住他的胡子死死不放，仿佛她恨的不是爬在她身上急得似一头公猪的男人，而是一撮扎人的胡子。

他打开DVD机的仓门，装上碟片，那少妇还在骚弄头发，不愿被塞进黑咕咚的机身。满面雪花的银幕跳出灼眼的字幕。他退到藤椅里，拉过大衣

猫着腰蜷进去，风尖锐了，像举着斧头到处砍。他腰椎一阵刺疼，像骨肉里畸生出冰锥，不管往哪动，冰锥都快要挖穿皮肉，剔进骨筋。肯定是刚才弯腰用力用过了头，那种痛苦，蛆虫一般爬满全身，身体很多块骨头都像打进了食指长的铁钉，他感到身上的骨头正像一串红萝卜干挂在院里的细绳上，寒风吹得透彻、冰凉。

他狠咬着后槽牙辛苦地放平身体，他没有一丝愤恨，这些要人命的疼痛仿佛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，他暗想：只要转移注意力熬过那么几分钟，身体又会恢复原样。而这时转移注意力的最好方法就是欣赏粉红色银幕上亲吻的男女。效果是不言而喻的。下身一阵热乎，像捂上两颗刚煮熟的土鸡蛋。那阵温暖滋生开，身体的疼痛因这一点热度减轻不少。他舒服地享受着疼痛减轻的快感，仿佛这比没有疼痛更舒服。但那一丁点的温度又困扰着他。他的裤衩里没有什么实物，两腿间吊着的那个东西也只剩半截。

那颗 97 式手雷扔得也够邪乎。吊桥眼看守住

了，废木堆后面一个没死透的日本步兵抠开手雷，在石板上猛磕一下，白烟冒起，二狗子是看见了，往徐老爹身上扑去，要是二狗子再用点力，要么伸长点胳膊，他就能保住那几寸长的玩意儿。手雷崩炸的凹槽里迸出一块石片直蹦他的裤裆。想着，他摸了一把裤裆。二狗子死得惨，找不到头，也找不到半条大腿，都成了肉末末，溅到他脸上、胳膊上，也黏到他浸透血的棉裤上。几秒钟前，他们还说吃狗肉放什么麻料来着。

外面的风磨尖嗓子叫喊着，在某个墙角、某个树丫处拧断了喉咙。这时，风像赤裸的流水悄无声息。画面上两个身体拧麻花一样交织在一起，时不时发出沉闷的呻吟声。按照徐老爹看这张碟片的经验，这是快进入最后的高潮阶段了。

写字台上慢条斯理走着的大钟丧心病狂地敲打了十二下，徐老爹心里一阵大祸临头的恐惧感，眼睛却不自觉地眯着，他聆听着自己微弱的呼吸声，任凭银幕上那个日本女人如何欢叫，呼吸多么急促，徐老爹却沉沉睡了过去。直到屏幕变成一片雪花白，